

坊间名人

另类朱万邦

卢万成

朱万邦是个快乐的人。我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后，就在砖瓦厂工作。后来因为青年工人找对象困难，厂子改名叫烟台市住宅建材厂，名字改得有学问吧。入厂不久就听工段的师傅调侃说：朱万邦这人可十分了得，人家是国民党将军李弥的干儿子。老朱对这事并不忌讳。“顽八军”占领烟台后，李弥想演导个亲民姿态，去恤养院探望孤儿，老朱那时白白胖胖，李弥就把他抱起来，说这孩子和我有缘，认作儿子吧。“文革”中红卫兵曾揪住这事大兴问罪之师，但老朱还是被保护下来了。

朱万邦好像比我大10多岁，长年住在厂子的宿舍里，厂子就是他的家，和他一起住宿舍的大半都是从农村进城就业的职工。宿舍很大，朱万邦是老师傅了，当然抢占向阳的地方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好像是有点洁癖。他的床单很多，下班洗澡时老朱就在澡堂里洗衣服，当然也经常洗床单。通常他在自己床铺周围用电线拉成方块，再搭上床单，用一排排的夹子夹在电线上，曼曼垂下，以隔绝他和同宿舍人的空间，这样他就像住上了单身宿舍似的。

我记得那时与老朱同时入厂的师傅们都喜结连理，或分了房子过上自己的小日子，而老朱则依旧是个光棍。我们厂的许多师傅在找对象时每每降低标准，在郊区或更远的乡下

娶媳妇。当然还有个说法是乡下姑娘见了老朱也躲得远远的，我觉得这话显然不实，但工友们都这么说，老朱师傅宁肯继续自己的单身生活，也绝不肯去乡下找媳妇。

我说他有点洁癖是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要洗澡，如果厂子里的澡堂停止供热，他就跑到新华浴池或大华浴池，实在不方便了，他就用凉水洗。如果是在夏天还能将就，倘使在冬季，则很让人担心，但老朱似乎也没得过感冒之类的疾病。

朱万邦在下班后穿两节头皮鞋，不要青岛某德牌子的，嫌太肥，一定要买上海皮鞋和浙江皮鞋，这样才显得他脚型好看。有徒弟去宿舍找他，问朱师傅有什么吩咐的，他就说：擦皮鞋！他的皮鞋总是锃亮，擦完了就仔仔细细地用报纸裹起来放在床下。

按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尚，朱师傅的裤子是针织涤纶的，上衣是蓝涤卡中山装，白衬衣，西铁城手表，还有辆“永久牌”自行车。他留着分头，而且用火钳夹出了波浪，再打上发蜡，发蜡是上海牡丹牌发蜡。估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发蜡是个什么东西了，但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属于奢侈品。因比较容易凝固，尤其是冬天，使用时就要把几乎半凝的发蜡置于掌心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发

蜡搓热，抹在头发上，于是便固定了发型。发蜡容易招惹灰尘，所以洗头是老朱每天必须进行的节目。想来这身行头在40年前那是了不起的了。我入厂时每月32元工资，而与我同龄的才21元，那时老朱有接近50元的薪水，应该是四级半的工资了，有钱人。

朱万邦上班时的穿着也很另类，他的小帆布蓝工作服总是洗得接近白色，我想这与现在的牛仔裤要水洗一样，但小帆布蓝工作服的缺点是有点肥，而老朱的身材是修长的，他就把小帆布的卡克式改成三叉肩的，而且包底。裤子自然要比通常人瘦些，但也不是鸡腿裤，他说裆瘦是很重要的。我们都在不断猜测他的三叉肩是谁给改的，却始终没有答案。我们的劳保里有口罩，他把发的口罩拆开、漂白，洗的时候还要小心地滴进几滴蓝墨水，以期白得有些纯净而深沉，然后将这晾干的口罩布整齐地塞在衣领里，显得很好看。

朱万邦最大的乐趣有两个：看电影和背地图。那时候他经常穿戴整齐地在大光明电影院一带转悠，电影票不好买，他就等退票的。他自己说每个片子平均要看10遍以上，《卖花姑娘》他看了30遍，《多瑙河之波》谁也不知他看了多少遍，在睡梦里一次次地把同宿舍的人喊醒了，每次都喊同一句台词：我把你丢进多瑙河里去！

我把你丢进多瑙河里去！后来一些工友们见了他就说：我把你丢进多瑙河里去！他眨眨眼浑然不知，可见梦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醒来还在砖瓦厂里辛勤劳动，但是他会把电影里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他的记忆力相当好。

背地图是他的另一业余爱好，每个国家的首都、人口、地理位置等等他都能如数家珍。我刚进厂时，很多青年工人都围着他问，果然对答如流，大家都很佩服。后来我问道：以色列的首都在哪儿？结果他答错了。我告诉了他答案，他说中午请我客。所谓请客，就是在厂子门口吃了一顿包子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除了衣着时尚，最大的奢侈就是在厂子门口吃顿包子。至此以后，我发现他对我变得十分客气了。

这之后，他身上又多了一件手工毛衣，灰色的，也是三叉肩的。

1977年夏天我离开厂子以后，再也没见过朱万邦。前些年，老工友聚会，本来说好了他要去的，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又辞掉没有去。我问起他的情况，老师傅说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结婚了，妻子是一名女教师，据说气质一流，秀色可餐，但大家都曾担心他的怪癖会不会影响家庭生活。现在年轻人经常说另类，通常帅哥都是需要另类些的，而我们朱师傅要称为另类帅大爷了。

巧嘴焦五

林红宾

我的挚友与焦五住在同一个村庄，挚友在镇中学教书，焦五在镇政府做饭。他俩是老街坊，彼此知根知底，关系较为密切。挚友与我聚首攀谈，拉起焦五的斗嘴趣事，总是说得头头是道，绘声绘色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焦五兄弟五个，他是老幺，父亲怕再添丁，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“捂”。这一招还挺灵验，母亲果然再未生育。上学时，先生按天干顺序给他起了个学名叫焦戌，乡亲们却不管什么天干地支的，都习惯称他焦五。

焦五因家境贫寒，没念几天书，老早就下来干活。他18岁当了兵，在炊事班当伙夫，退伍后赶上乡政府食堂缺人手，便很幸运地重操旧业。他的手艺好是公认的，加上见多识广，爱说笑话，在乡政府是出了名的。他总是根据汉字的谐音稍微加工，就可含沙射影地调侃人。其实他为人不坏，只是贪图嘴上一时快活而已。

腊月的一天中午，焦五对前来领饭的人说起了怪话：“今天上午，我到市场买柴火，正巧一位汉子守着一捆松枝，我见货色不错，就凑上前问‘伙计，你是哪个村子的？’汉子说‘胀勾勾，买吧，俺×粗×多。’我一听觉得塞耳，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粗俗，转念又一想，噢，天气太冷，他起了个大早，嘴唇被冻麻木了，吐字就不清楚了。他说的‘胀勾勾’，实际上是张家沟村，‘俺×粗×多’，是说俺这份柴火枝儿粗松毛多，火力旺。”经他一解释，众人皆大笑不止。

焦五爱打“擦边球”要弄人，有时对方能辨出话味，便还以颜色。

一日，新来的一干部闲暇无事到伙房溜达，见水缸里养着一只鳖，就问：“这只鳖从哪儿弄来的？”焦五说：“刚钓（调）来的。”

这位干部回到办公室，一琢磨，焦五这是话里有话啊，“钓”与“调”同音，刚才分明是被伙夫骂了。他暗自失笑，觉得这个伙夫嘴皮子功夫十分了得。

开饭之前，这位干部又来到伙房，对焦五说：“你说这只鳖是刚钓的，可我觉得这只鳖在这儿有些年数了。”焦五佩服这位干部说话幽默对得巧妙，哈哈大笑，这位干部也笑了起来。这一笑话，反而把两个人的关系拉近了，彼此间也活络起来。

早年间，到了秋后，地是场光，县里必定要开“三干会”，乡里设分会场，村干部统统到乡里就餐。这一来，一些女村干部时常到伙房帮着择菜打下手。其中一位对焦五说：“大哥，你这个差事不错，成天到集市买菜买肉，可谓是乡政府的‘菜婆子’。俗话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师。”焦五说：“好什么呀，这不，你都叫俺‘才搂’呢。”这位女村干部回去把事儿对一些男同志说了，男同志听了忍不住地笑了。她大惑不解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男同志说：“你真傻，被他‘才搂’过还不知道。”女村干部恍然大悟，当即找到焦五算账：“大哥，照你这么说，你家里人是不是也叫你‘才搂’呢？”焦五尴尬地说：“没，没，她们从不这么叫我。”

且说这一天，焦五在家休班，吃过早饭与乡亲们在村口聊天儿。这时，一位邻家媳妇要去赶集。这位邻家媳妇作风有些问题，焦五有意讽刺她，就说：“大妹子，后街三婶叫你‘捎（骚）东西’。”邻家媳妇问：“三婶没说叫我捎什么东西？”焦五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叫你‘骚东西’。”

邻家媳妇信以为真，就去问三婶，这一问就露馅了。邻家媳妇嘴上不饶人，返回身怒焦五说：“我有事不去赶集了，三婶听说你老娘要去赶集，这样就叫她‘捎（骚）东西’。”焦五始料不及，瞠目结舌。

说话不注意分寸，吃了几次瘪后，焦五似乎明白自己不能恃“巧”逞能，嘴上收敛了许多。那以后，再也没有听说他对女同志耍巧嘴了，但众人有时还为此逗他，并不另眼相看，说起他的本业厨艺，却都是有口皆碑，很佩服。

投稿邮箱：ytwbyt@126.com

编辑微信：13954535319